

灑在山坡上的格林德瓦



▲美麗的格林德瓦

當愛已成史詩

一九八六年，台灣歌星齊秦與香港影星王祖賢因戲結緣，因各自事業分居兩地，除了電話訴情外，齊秦寫歌送給祖賢，《大約在冬季》便是其中經典。這首歌傳到內地已是四年後，連同《外面的世界》風靡中國。當年正值內地改革開放，離鄉讀書創業成為一代青年的人生選擇，這兩首歌成為中國年輕人在故里與他鄉的愛的宣言，齊秦用一把結他娓娓道來、直抵人心，成為內地最受歡迎的台灣男歌手。內地作家饒雪漫當年便是他的忠實歌迷，那時少女情懷一直影響至今，便有了這部正在內地熱映的電影《大約在冬季》。

該片由饒雪漫編劇，講述了四川籍女大學生安然與台灣攝影師齊嘯因齊秦歌聲相識、相戀，但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便有了跨越三十年的悲歡離合。安然是饒雪漫的投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大學生的藝術形象，歷經他鄉求學創業，歷經愛人離散，歷經事業成功後再次遠離故土定居異國，不管走多遠，故園初戀刻骨銘心。這部影片是一代女性的青春詩，更

芳菲凋零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筆名芳菲的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散文作家周毅因病逝世，得年五十歲。

消息傳來，復旦校友群、朋友圈中一片哀悼。周學姐是復旦中文系八六級本科生，九三年她碩士畢業，入職上海《文匯報》時，我剛本科畢業直升讀碩士，在那時的南區研究生宿舍樓見過她。可能因為剛工作還沒分配房子之故，她住我樓上，還有兩位學姐同屋，後來也都在事業上卓有成就，獨當一面。

我和她差三屆，也非同門，其實不熟。去她們宿舍好像是因為老師陳思和教授安排幾個研究生去上海社科院找張文江老師上課，要和她的室友約個時間一起走。初次見面，只覺得周學姐漂亮。身材勻挺，長髮飄飄，鵝蛋臉，眼睛大而有神，很符合明眸皓齒的傳統審美標準。那天她穿格子襯衫，不施脂粉而風韻天成。後來聽說她當年在復旦是才貌雙全，是「女神」一樣的存在。

之後不到一年我赴美留學，不見故人已二十多年，對她事業、生活的近況並不了解。這次看到訃告和紀念文字，才知道她一直沉潛文字，堅守初心。我覺得最難得的不是她屢獲大獎，而是在中國社會急劇發展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她始終想用自己的文字讓世界變得更好。

周學姐採訪楊絳、黃永玉等文化老人的文字傳遍大江南北。她說這些是她「把前輩功德搜尋發揮出來的孝行」，但斯人絕唱，又何嘗不是對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最好紀念。近年來常看到國內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消息，總感慨天妒英才。或者，換個洋人自我安慰的說法，「神所愛者易成殤」（Those who God loves die young）。文海沉浮，學姐始終心燈不滅，願她此去一路走好。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就在上個星期，零下九度的瑞士正式啟動了今年的「冷凍模式」。作為瑞士有名的滑雪聖地之一的格林德瓦（Grindelwald）也迎來了一批批的滑雪大軍。

格林德瓦是瑞士中部伯恩州的一個只有不到四千居民的市鎮。這裏被遊客們稱為「少女峰的前哨」，許多要坐火車登頂少女峰的人會選擇在此停留一晚。但我要鄭重將格林德瓦推薦給去瑞士旅行，甚至是沒有計劃去少女峰的人，千萬不要只是把它當成一個中轉站，這裏有最豐富的瑞士自然風光，巍峨的山景、純淨的湖水、廣闊的田園、可愛的小木屋……而且雖然作為上下少女峰的門戶，這個小鎮還是保持着淳樸的自然樣貌，並不像被過度開發沒有特色的旅遊商業區。格林德瓦這個地名於一一四六年首次被書面提及。當地人傳說這個名字的起源是當年在圖恩湖和布里恩澤爾湖之間的第一任領主派遣農戶進入今天的因特拉肯（Inter-laken）的山谷探索那裏的蹤跡，其中一個人回來報告說他發現了「Grinde ol Wald」（岩石碎片和森林），因此而得名。

然而，語言學家們則稱在凱爾特語中，「grindel」一詞是指一塊用作屏障的木頭。因此，「格林德瓦」是一個樹木繁茂的山谷，被這個屏障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我覺得這種說法更貼切地描述出了格林德瓦的特點，即使現在瑞士國鐵將這裏與全國各地相連，進入小鎮後仍是一幅「與世隔絕」的清新圖景。

從蘇黎世火車總站出發，記得選擇列車右邊的座位，途經盧塞恩、麥林根、因特拉肯，窗外的美景讓四個小時的火車一點都不無聊，目不轉睛都應接不暇。（上）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是一代人的社會史。九十年代，兩岸關係解凍，但兩岸民間交流的不對稱的特殊性，造就了多少悲喜荒誕的人間離合，可惜，我們文藝創作極少關注這段歷史。該片中，齊嘯可以自由往來內地，安然卻難以去台灣，通訊不發達，這種現實障礙造成的誤解形成的戲劇情節，確實很近似瓊瑤小說，帶有農耕文明氣質。影片通過安然與齊嘯的子女視角講述，驀然回首，愛已成史詩，這是兩岸民眾在九十年代冰雪消融的春天裏的初心。

霍建華、侯佩岑、林柏宏、文淇等台灣明星，與馬思聰、魏大勛、張瑤等內地演員，在影片中奉獻了精彩的表演，使《大約在冬季》成為具備史詩特質的愛情片。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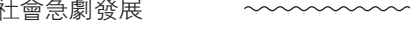


俗語說「貨比三家不吃虧」，確實如此。最貴的一家跟最便宜的一家，相差可以千元計。因此越是貴價的東西越要格價，甚至多過三家。

貴價的東西不光是比較價錢，還要問：有現貨嗎，送貨要收費嗎，售後服務好嗎，保養年期相同嗎？

去超市買日常用品，不必每樣貨品次次作比較。但累積經驗知道哪家平均最便宜，以後主要就光顧他。比較還可以細分：哪家的肉食較便宜，哪家的蔬菜較新鮮，哪家的貨品耐久放，哪家的特價貨快過期？甚至發現個別物品，總是哪一家價錢最低，以後買這東西就毋須遲疑。

除了比較貨物的價錢，比較的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饒宗頤先生是一位大學問家，這一點大家是沒有疑問的。他也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文學家和中國書畫藝術家，這兩點很多同行也是高度認可的。但我必須指出，先生其實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建基於傳統的經學和儒學，而又能有所超越和有所發展，這一點至為難得，可惜一向未曾為世人所重視。

先生的思想體系，最核心的部分仍與《易經》有關。他於新世紀初曾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一場以新經學為題的演講中，提出了要修正季老所一向強調和主張的「天人合一」思想，饒宗頤先生指出可能「天人互益」更為合理一點。

其實先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教我易學的時候，已經屢屢提到這個「天人互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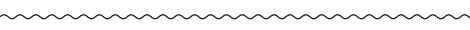


謠言與傳謠者

《論語》中的《雍也篇》中，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自古以來，頗多文人一直追尋此理，或追尋智慧，聰敏曠達；或追尋仁義，穩重誠毅。可當文人被謠言所蒙蔽，成了謠言的傳遞者、製造者，鼓吹暴力行為的傳聲筒，那他又是什麼呢？

香港一位資深作家，同時也是位資深出版人，青年時期生活在內地，四十年來到香港，一直以寫作為業。數十年來，他一直以「理智文人」的形象自居，但隨着「修例風波」的延燒，此作家逐漸展露出真實的面目。

這位作家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內公然寫到，「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下，先把現有的法律放在一邊，什麼時候政府守法了，我們也才守法，否則，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能做



玉皇登殿

香港文化中心落成三十周年，暨粵劇成功「申遺」十周年，香港八和會館於大劇院演出《玉皇登殿》和其他傳統例戲，確實具有雙重意義。

《玉》是廣東粵劇的「開台戲」，與觀眾現時仍然經常看到的《六國大封相》屬於同類戲碼。對比而言，《玉》劇更具濃厚的宗教思想，並隱含着傳統社會意識，例如宗奉祖師、忠君愛國、反清復明等。其娛樂性和故事性不及《六》劇，卻同樣需要眾多演員才可演出。經歷多年，《六》劇仍被戲班保存，並為觀眾及贊助商喜愛；《玉》劇則成罕有劇目，每遇特別節慶才會製作公演。

《玉皇登殿》基本上純為排場例戲，演

「貨比三家」的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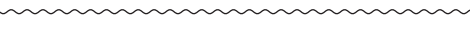
項目還有：離家的遠近，近的節省時間、車資或汽油。泊車是否容易，車位充足節省時間，減少碰撞。附近的治安情況如何，多不多汽車盜竊，付錢時要不要排長長的隊，職員的工作效率好不好，有沒有經常出錯，待客禮貌與否，有沒有顧客服務處，處理退貨、出錯等事宜，其他顧客的文明表現也在考慮之列，互相禮讓，不爭不搶，笑臉迎人，才有購物的愉快。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駐港部隊解放軍走出軍營，和市民們一道，移開路障，獲得了市民們熱烈的掌聲。這一幕，讓多少人淚染衣襟，又讓多少人心潮澎湃：天暖了。

五個多月的亂象，兩百多個日夜的陰翳，在那一刻，被溫情地拂去，這軍民魚水之情，這團結一心之力，多麼及時又多麼寶貴，他們齊心協力移開的，又豈止是磚頭等路障，更有正義者內心的憋悶！我們的社會，需要的不正是這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正能量嗎？我們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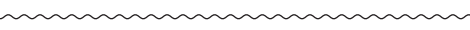
天人互益

思想。記得先生曾經告訴我：「易在古代有多個源流，如連山易、歸藏易和周易等；而周易歷代又有很多學派，如京房、鄭玄、王弼、邵雍等等。其中易的卦序和詮釋，各有不同。」他接着又說到《易經》的版本問題，並強調出土的馬王堆漢初帛書本的重要性，認為那是後來各種傳本和定本之前的一個古本。帛書本的卦序與後來各家通行本都不一樣，尤其是它的最後一卦是益卦，而他本最末二卦則作既濟、未濟。先生指出這種不同就在哲學上大有分別了：蓋《易經》最後一卦為益卦的話，或即與《繫辭》所說的「益，德之裕也」和「益以興利」等等義理有關，對於天人關係極有啟示。他指出人在天面前應該有所敬畏，要更加謙虛一點，不宜



，只能聽任政府對我們施暴。所以，當下由我們約束自己行為的，就只剩下良知了。」這段話，便能看清這位作家的真面目。試問，如果將現有法律放在一邊，縱容針對警察、政府甚至平民的暴行，那何談良知？作家自己寫到「當下我們約束自己行為的，就只剩下良知了」，若暴徒早已沒有良知，驅使其行動的僅僅是一腔名為「熱血」的憤怒，社會會變成何種情況，明眼人皆可見。那麼，這位作家的目標，豈不是希望香港淪為暴力之巢，混亂之都？

緊接着，這位作家說「法治廢弛，市民有權違法達義」。他認為，他們的「正義」是凌駕在法律之上的，且不說暴徒的所謂「正義」本就是暴行的藉口。在法治社會，法律方才是判斷對錯、彰顯正義的標準。以一己好惡決定是否遵循法律，這樣的思維，與



出並無具體情節及故事，只有做功、「牌子」曲及鑼鼓的申演。「做功」包括各種神祇的跳架、紮架、上天梯、上高台和椅子等功藝。與其說是一齣戲，不如說是一場藝術儀式，因其整體演出形式古樸，與近代通行由生、旦擔綱的粵劇大相逕庭。

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的香港八和會館曾將《玉》劇修復演出，但因為科技尚未先進，故此修復後亦無完整紀錄，粵劇戲班往後亦沒再演出該劇。輾轉至一九九八年，阮兆輝與新劍郎等名伶決意對《玉》劇進行整理，他們分赴廣東與馬來西亞訪尋藝人，搜集資料，並依據加拿大資深藝人黃滔記錄的提綱與鑼鼓曲譜，並由新金山貞、尤聲普等

幸福的本質

林志玲終於舉辦婚禮，「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鞏俐牽着現任丈夫的手「一臉幸福」……每看到娛記筆下有關於幸福的報道，我都會留意一下當事人的幸福表現，是發自內心還是有些牽強？一把年紀，當然明白幸福決不是有笑容就是幸福，更不是有事業有財富就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內心感受，與他人與物質關係不大，這一刻感到幸福，或許下一刻就感覺不到幸福了。

前半生中印象最深刻的幸福是首次懷孕期間，那時的我在內地一所大學任教，天天吃食堂，條件艱苦，丈夫每逢假期會從另一省的大學趕過來，我們於晚間點點煤油爐，煮一點麵疙瘩湯，放些白糖，一人一碗，有時買到當地人不吃的豬大腸，便慢慢煮，終於等到可以入口，往往會有單身同事來敲門分享美

唯有正義

有人聒噪：解放軍到底要幹什麼？我們不妨問一問那些人：這樣的「自發」有什麼不可以？解放軍訓練有素，義務勞動，別有用心的人，是否看見解放軍除了移除路障還做了其他事情？顯然沒有。解放軍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一種溫情的方式，彰顯正義；用一種鮮明的態度，倡導正義；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期待中，散發出正能量。

何以暖心，唯有正義；何以前行，唯有正義。正義者，無私無畏，何懼失



強求天人合一。他反而相信天與人互惠互益的關係必定大於天與人的持續發展，可能是更和諧的一種定位。

今天我們只要看看世人所面對的環境和氣候問題，便可知道先生究天人之際的先見之明；而他對於人和天的關係該如何定位和處置的深刻思考和判定，是肯定會經得起考驗的。

微言錄

葦鳴

逢周一見報

五十年前「文革」時的造反派有何區別，本質上又與那些恐怖主義的支持者有何分別？這位作家口口聲聲說「反思文革，走出文革」，他現在以筆號召年輕人無謂的獻出生命，與「文革」時候思想何異？他真的走出了「文革」嗎？

這位作家由於其文字有其受眾，所說的話，所寫的文字，都應當有所斟酌，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果作家帶頭污蔑政府、警察，號召年輕人違法法律，那麼，他已偏離為文者本質。即便其拋棄作家身份，作為普通的老人，也應當教化年輕一代，而不是催促他們去以卵擊石，無謂獻出生命。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負責進行排演，嘗試整理並重新演出該個非常珍貴的粵劇傳統開台例戲，其後並將該劇重登當年的第十七屆亞洲藝術節，動員本地六十多位紅伶一同演出。二〇一〇年，第三十八屆香港藝術節邀請香港八和會館製作「百年回顧八和鳴」，再次將《玉皇登殿》修復於舞台演出。

是次《玉》劇再度公演，與前幾次的演出模式大致相同。另一方面，除了好些現時仍然活躍舞台的資深名伶，亦有更多新一代演員參演主要角色，冀望藉此為粵劇年輕化，增加活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幸福的本質

味，此期間我感受到從未有過又難以表述的幸福，這種感覺並非源於有樂趣的生活，我確知是腹內胎兒賜予的。我曾質疑是不是懷孕改變了內分泌而產生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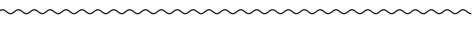
學者們一直從多角度研究幸福的產生，以及區分快樂與幸福。親情和睦、美味佳餚、秀麗景觀等都令人產生快樂，快樂可以尋求可以經營，但幸福有所不同。個人體會是，幸福是快樂的升級，其本質是排除了種種不安情緒後，心靈所獲得的寧靜感。

紅塵記事

慕秋

wusl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黑。看到朋友圈裏的聲音，紛紛為解放軍點讚，我想起一個香港詩人曾寫下的：「正義彰顯，黎明到來。香港，終究是要天光了！」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